

John Oswalt 博士，国王，第 26 节，第 1 部分

列王纪下 第 17 章 第 1 部分

© 2024 约翰·奥斯瓦尔特和特德·希尔德布兰特

正如之前提到的，这是一个黑暗的篇章。这确实是漫长的下滑过程的结束。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一过程，现在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了。

此时，以色列国只剩下位于以色列中部高地的撒马利亚城。其余大部分国土已被亚述人多次袭击吞噬，因此只有这座城墙环绕的城市撒马利亚孤零零地屹立着。在南部，已经基本向亚述人投降的亚哈斯登上了王位，他的儿子希西家与他共同摄政，这可能是政府中亲亚述派强迫他这么做的。

此时希西家可能才十几岁。这有点难说，因为正如我们上周看到的，希西家的出生日期存在问题，但无论如何，情况就是这样，何细亚是北方之王。耶和华拯救了我们。

这就是他名字的含义。然而，灾难就在眼前。现在，请注意非常有趣的第 2 节。他行恶，这就是何西阿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但不像在他之前的以色列诸王。

他是唯一一位没有被记载为追随耶罗波安道路的北方之王。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。这是否意味着他抛弃了耶罗波安一世在 200 年前建造的那些金牛犊？我们只是不知道，这太有趣了。

他是否真的害怕他们所面临的、他们所面对的、强大的亚述军队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无论如何，已经太迟了。我认为这是这里的一个教训。你可以犯罪，犯罪，犯罪，最后决定，好吧，我想我会退后一点，但已经太迟了。

不是说上帝不会原谅，也不是说上帝不能原谅，只是我们陷入了无法悔改的境地。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一点。我们可以戒除一些罪孽，但彻底、彻底的悔改？不，不，太难了。

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一点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设计的，它会帮助我们走上我们决定走的路，直到我们真的无法做出任何其他决定。这就是法老心硬的原因。这并不是说上帝对一个善良的人说，不，你不会放他们走。

不，他一生都是神，不可能有人自称是其他神来告诉他该做什么。所以，第二节经文非常诱人，因为我们想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所以，何西阿起义了。

那么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据说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年复一年地向亚述王进贡。现在，正如我所说，他的王国基本上就是一座城墙环绕的城市，仅此而已。这里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，但他却叛乱了。

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是的，是的，拒绝屈服是人类的天性，即使另一种选择是毁灭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说这是人性。为什么这是人性？这是人类的低级本性，是的，是的。

是的，是的，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这种天赋，我们的始祖。绝对如此。如果我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上帝，不再管我的土地，谁也不知道他会对我做什么。

他可能会把我送到肯塔基州、非洲或其他地方。我的意思是，不，我只相信我自己，我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，不会听从别人的安排。这是人性的底线。

我属于我自己。我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，没有人会告诉我该做什么，因为我们害怕上帝。我们不会信任他。

因此，与其达成协议，不如尝试寻找出路，而是进行反抗。现在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，这又该如何是好？我们的国家诞生于一场革命。约翰·卫斯理写了一本非常、非常强烈的小册子，谴责美国革命。

那这个呢？所有的革命都是错的吗？如果不是，什么时候革命不是错的？我的革命什么时候是错的？好的。好的，好的。如果有宗教原因，那就有宗教依据。

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当然可以说，他们确实试图找到一些中间道路，而议会和乔治的内阁拒绝了中间道路。所以，好吧，也许是出于宗教原因，也许是作为最后的手段。

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你不会看到耶稣领导叛乱。事实上，因为他不愿领导叛乱，所以他被杀了。

所以，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让我们思考，因为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，即我们作为基督徒如何与国家建立关系，以及我们作为基督徒应尽的义务是什么。好吧，当人们无能为力时，他们别无选择，只能暴动和反抗。同样，在这方面，我对耶稣感到好奇，他无能为力，任由自己被杀。

好吧，他有不同的使命。这又回到了整个问题，即如何将公民国家与基督教经验联系起来。你是指耶稣吗？是的，第二次降临与第一次降临略有不同。

是的，是的。然后他将成为国王。所以，我并不打算在这里给出答案，但我认为整个问题是.....几周后我们将再次看到，犹大王西底家会做同样的事情，尽管耶利米强烈坚持他不应该这样做。

所以，我认为我真正想留给你们和我自己的地方只是思考一下，我们能多么轻易地以公民的需要为最终的非基督教行为辩护。我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抛在一边。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。

因此，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人来说，他们面临的选择是，我是否要放弃战斗，还是邪恶在全世界传播得如此之强，以至于我必须以正义的名义战斗？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。没有简单的答案。但最终对你我来说，问题是，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我是一个顺从的人吗？还是这只是一种伪装？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，一个小男孩的父亲让他坐下。

不，坐下，不。

要么你坐下，要么我就让你坐不住。小男孩坐了下来。我外表是坐着的，但内心是站着的。

是的。我对权威人物的态度是什么？我对.....的态度是什么？我再说一遍，我建议我们不应该做出明确的划分。哦，我顺从基督。

我只是不服从华盛顿的那些人。因为他们是邪恶的。你会问问题，也许会说一些话，但也许有一天你不得不说不。

但当他们争论摩西是否该进去讲话时，摩西也拒绝了上帝。他不想去。上帝说好的，好的，我会把亚伦给你。

我的意思是表明在那种关系中存在着某种付出和收获。我不是说我们需要坐在那里，我的意思是如果上帝说了什么，我不会去做。至少我希望我不会。

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我的意思是，这真的不是.....是的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顺从可以是含糊其辞的。好吧，我没什么用，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，我也没办法。

我说的不是这个，而是本质上的叛逆性格，这种性格意味着我要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，做我想做的事情。

我只是告诉我们，我需要，我敢说你们也需要不断地问自己，我真的相信上帝吗？我想这又回来了，我真的相信上帝吗？还是我一直在祈祷？马可福音？罗马书 12 章或罗马书.....对我个人的不公正和我看到对别人的不公正之间难道没有区别吗？当然。我应该站起来为自己辩护，而在我自己的生活中，我应该.....我不会自己报仇。绝对的。

绝对如此。我们看到耶稣在圣殿里非常生气，因为那些想敬拜的人遭受了这样的对待，而其他人却从中赚了很多钱。好吧，我不想把这个说得太过分，但我只是.....如果我们说何西阿愚蠢地反抗，我们也需要反省自己。

现在，我想让你看看《以赛亚书》第 28 章。我希望你能读懂当时写的内容，以及以赛亚对当时北方领导层的解读。啊，以法莲酒徒骄傲的王冠，它那辉煌美丽的光辉渐渐消逝，它位于那些沉醉于酒的富饶山谷的山顶上。

他在这里使用了美丽的混合隐喻。撒玛利亚位于一个非常漂亮的圆形山顶上，城市建在山顶上，城墙呈垛口状。以法莲的醉汉们骄傲的王冠，他再次看到了一个美丽的混合隐喻，他看到了一个醉酒的聚会，有些人头上戴着花环，就像奥运会冠军一样，不是灯罩，但想法是一样的。

看哪，主有一位大能大力，像冰雹一样，像毁灭性的暴风雨一样，他用手将暴风雨倾倒在山上。等一下，亚述人？以法莲的醉汉骄傲的王冠将被踩在脚下。在富饶的山谷顶端，那朵美丽的凋谢的花将像夏天前最早成熟的无花果。当有人看到它时，他一拿到手里就吞下去。

到那日，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剩之民的荣耀冠冕和华美冕旒，又作那坐在审判位上的公平之灵，并作城门口打退敌人之人的力量。这些人也因酒摇摇晃晃，因浓酒东倒西歪。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。他们被酒喝醉了。他们因浓酒东倒西歪。他们在异象中摇摇晃晃。他们跌跌撞撞地进来施行审判，因为所有桌子都满了污秽的呕吐物，没有空余的地方。因此，骄傲的冠冕是由王子、祭司和先知组成的。以赛亚怎么把他们归为一类？他们是什么？那里重复的词是什么？喝醉了！喝醉了！他们的桌子上满了呕吐物，他们头上戴着破碎的、干枯的冠冕。

那么，他描述的是什么？现在很可能就像 1945 年冬天的柏林，当时人们举行了盛大的狂欢，他们认为，好吧，我们最好在俄罗斯人来之前把这个酒窖清理干净。所以，可能确实有醉酒的情况，但以赛亚对他们说了什么？他们的状况如何？缺乏判断力。是的。

是的。他们疯了。自我放纵。

他们没有远见。他们很骄傲。这就是以赛亚从南方的角度看到的以法莲发生的事情。

以法莲是北方王国的主要支派。因此，在这种三个层面都迫切需要领导的情况下，却出现了醉酒的情况。现在，我的问题是，身体醉酒和精神醉酒之间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已经谈到了其中的几个特征，不是吗？第一是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。

其次，完全专注于自己的享受。第三，失去平衡。第四，对现实视而不见。

现实。是的。让人感觉迟钝。

哦，没错。没错。多年来，他们一直对上帝的真理视而不见，结果就是他们摇摇欲坠。

于是，这句话继续说下去：我该怎么对待他们？我必须从一年级开始教他们。希伯来语是kav v'kav看起来就像是死记硬背。对于口齿不清、说着外国话的人来说，训诫又训诫又训诫。

那是亚述人。上帝说你没听见我。也许你会听到亚述人的声音，他们会把你赶回去。从头开始。我们被囚禁。我们像在埃及一样受到压迫。谁会拯救我们？是的，是的。

不，也有这个方面。一切都结束了。所以，问题是你和我：睡着的人啊，醒过来吧。

清醒地看清现实，看清我们自己灵魂的状态。然后就能走直线，这是醉汉永远做不到的。